

幼學堂文稿

幼學堂文稿卷六

吳縣沈欽韓文起

漢書疏證序

唐經籍志注漢書者二十餘家惟顏師古注孤行千有餘年著述家間資考證聲名駸駸度越前賢雖服鄭諸儒注經無以逮也愚少讀漢書二十餘年尋覽其注初笑其淺陋繼覺其盜竊終乃顯然識其紕繆是有是處此漢書疏證之所由作也淺陋者如視讀曰示與讀曰豫之類開卷至末娓娓不休于五經論語正文無不詳述稍有深奧悉從闢畧人云亦云徒勞傳寫其可譏者一也盜竊者所引

文至晉灼臣瓚集解流布已久姓氏昭顯無從搏掩而齊

梁以來陸澄孔文祥蕭該姚察包愷韋稜等並覃精其學

見于志傳按彼注本絕不齒及唐書本傳云師古叔父顏

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

多取其義而注中了不及之此則紹庭家學猶忍乾沒斷

盜前哲固其宜矣唐書姚班傳

班當是班之訛

班嘗以其會祖察

所撰漢書訓纂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

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于代考儒林傳秦

景通與弟曄及劉訥言號爲漢書宗匠但以教授不問訓

故作賊之人顯指師古證以史記索隱則姚氏孔文祥顏
遊秦等姓名固在與師古今注悉同又章懷太子注後漢
書引前書音義李善注文選引漢魏諸賢問與師古同者
又其浸淫蠶食者也大抵其注稍有可觀卽是姚氏訓纂
名爲學士行若偷兒其可譏者二也彼注掎𪔐前人不遺
餘力究觀其義則以是爲非眞倒黑白前人典訓十不知
一絕知穿鑿信口杜撰本不須注強生痼痼如廣陵王胥
使禱巫山解爲南郡巫山嚴延年母畢正臘解爲臘及正
歲禮畢而去不知有臘之明日外戚傳迎皇后于安漢公
第彼以馬宮宮字連讀解云本是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

曰宮游談不根連篇累牘既晦史義貽誤後學其可譏者
三也按師古本傳貞觀中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
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
然稱其納賄又禮儀志師古論明堂云周公舊章猶當擇
其可否宣尼辨則尙或補其闕漏周孔猶不足當其一盼
則鄙穢誕妄無足道者自王勃作指瑕以撻顏師古之失
惜其書不傳謬種流貽後人猶汲引稗販豈不以漢書至
深至博觀者已煩亂心目何暇辨注之是非宋人有推重
之者或其空疎無忌憚臭味有相投也惟劉氏洪氏與近
今學者稍稍指摘然畧舉皮毛不足仆之千年以來未有

能大疏通證明如孔賈義疏其人也欽韓以爲此書上繼
左傳下範諸史體例完密十倍司馬氏制度名物鉅細畢
包欲有發明非徧周秦兩漢之書下及二十一家之史古
訓聲類先儒傳注金石文字山川風俗之記草木蟲魚之
疏雖稗官小說並足考證一事不備則疑義不析竊不自
量十數年來疏記條貫甲戌之歲不赴計偕屏迹窮巷發
篋濡毫雖盛寒暑不輟先成後漢書疏證三十四卷繼成
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卷率四十葉歲在丁丑復當大比親
故責以祿養乃暫輟業故地理志猶缺焉其於紀傳發明
奧義闡縷方間援據典籍終歸折衷舊注是者畧之缺者

補之未足者引伸之前人已有啟發者耳目所及間附一二其百官古今人表紹聞六典甄綜九品悉有考據雖曰注釋實可單行其十志鑒觀得失千世一範本文有可推究者詳述之以廣所聞藝文志則繼王氏而加審焉尚恨家貧不能購書俗子儲藏寧供蝨食則姑闕疑以俟異日念其辛勤積久竊自愛惜卷帙既繁無力鈔錄粗明成書之旨俟好古敏求者質之

後漢書疏證序

撰錄東京事迹者東觀記而外有十數家其異同詳畧可參矣今傳者編年則袁宏後漢紀紀傳則范氏後漢書及

司馬彪八志袁紀述末事稍詳中疎畧又間與范書齟齬其書不爲世所重范氏則襲華嶠之舊傳中序事亦麤漏奪蓋嶠本經喪亂不全范氏非勤學之人不復蒐羅遺文其所錄者止此爲可惜也然二百餘年之中變故頻仍國統屢絕亢龍仰息于閭尹晨雞出令于房闔異姓執太阿賈豎綰銀艾元老伏歐刀之誅直士糜鉤黨之禍凡堅氷之戒戎夫之聞可以亡國者靡不賅備終于天怒人怨沴作妖興戎裔蹂躪盜賊縱橫四百之運羸跡如絛而斬焉觀其行事俾人震盪心魂痛纏寤寐范史義存實錄敘致卓犖較諸謝承等尙矣其獨傳于千百年非偶然也唐

幼學堂文稿

卷六

章懷太子集宮中學士爲之注雜出衆手故粹駁詳畧不同自劉昭注司馬紹統八志以附范書宋世遂合併刊行然昭本文士雖矜宏富殊無統貫于地理尤疎謬余少讀此書凡有指駁證佐輒細書疏記逮甲戌之歲馬齒四十益徵求羣書爲考訂名物通暢事理類書中所載諸家事迹有時代可仍者亦附入焉以補正張大安格希元等之譌缺其八志則貫串古今分別事目粲然可數頗謂覃思凡四易稿成三十有四卷既聞同郡惠徵君亦補注此書稿本未刻者多藏書家靳不以示要諸各抒其所得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儻復並行識者自辨念歲月之勞聊復

疏其緣起

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範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齊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氏之異爲

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
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熙熙薄致雜術以
盡世主以脅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羣
不逞者戟腕呿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
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
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
獷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通材大師猶遞
相傳習其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
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統
絳之家習篡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

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蠅
之汙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焰爲雞爲
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尙王杜中原
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衛冀隆諸人猶能關其
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楊然無所得于漢
學蠅蠅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
遺餘力于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
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僣惡纔辨
章頭便欲倚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
哆然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夷于附

枝綴肱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尙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橐應官之文句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真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裔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修整于旣往其召福祥也如彼勃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

矣時以爲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爲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
于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
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
禮文者蹶然爲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
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
寧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
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
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
謬逐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寃稍白杜預之醜狀
悉彰其么麼蠹類橫鱗左氏殆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

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悖謬別爲考
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
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臭未
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啟牖乎今險忒刻
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詿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
蓋 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敘

水經注疏證序

地理之學自晉裴秀摯虞擘畫益詳齊陸澄合山海已來
一百六十家爲地理書梁任昉又增八十四家爲地記陳
顧野王又合爲輿地志迄今無一存者其體例部分不可

考獨鄺氏之注水經脈山絡川巨細悉包道涂城郭準望
分率粲若列眉祕文軼記隨事詮序旣精且博而歸然獨
存于喪亂之世然後人亦鮮知愛重之唐杜君卿李宏憲
掎摭羸獍極口詆訕耳學者遂不復訾省僅與伽藍記齊
民要術等備元魏一代之書而已時乃傳寫褻奪點黥猥
雜益譌滋亂讀者不能終卷此朱氏謀埒所以爲之箋也
其志乎古則勤矣猶未能循其條貫整齊修飾以裨學者
先後泚筆之士無慮十數家或毛舉細故以夸其能或皮
傳大略以名其學于此書之軼轢漫漶固熟視而無何也
乾隆中戴氏震趙氏一清殆足名家戴氏之校善于推尋

本文知其前後倒置或羨或脫確然更定至專以今書易
舊文漸以胸臆改僻義如皋城之爲舉城酈注云舉舉字
相似名與字乖耳竟改舉爲皋則酈氏語已贅又欠水今
蒙城茨河而改茨爲艾了無可究又改肥水篇之杜叔寶
爲趙叔寶而實未細考宋書此類亦夥

詳在本卷

蓋其所短也

趙氏釋之又爲刊誤廣徵泛引不註不疏及其目隄之暗
則仍原公水爲原過水以始興大江爲大庾嶠水若此巨
謬不可勝數

並詳本卷

且酈氏涉筆偶誤夫人共知而趙之狙

擊如深文之吏以發姦擿伏取辦蝨生于木而還自食其
木孔氏以譏劉光伯者類此又寰宇記雖係古書蕪雜已

甚名勝志只出近代紕繆尤多而趙氏據彼所引篤信不疑皆其蔽也愚竊謂鄺氏所述山水于今諫焉可指者猶十得五六奇聞逸事他書可稽者則十得七八其春秋戰國秦漢郡縣訖南北幅員以今考之且十得八九此皆讀者所苦爲難而深願碩學先醒者有以導之戴氏未暇及此趙或寥然偶舉滔滔莽莽曾無司南余少讀此書罔有津涯長年綜覽羣籍稍通地理其山川郡縣得陵谷變遷之繇歷代割度之制證以專門名家之書同張守節引括地志之例終取信于本朝一統志四十卷中以今之地望準向之水道支流入大川大川又爲支流古通今塞昔

在今徒散碎華離皆可提挈廊氏博物洽聞單辭微吐皆
中書掌故亦略究所出名曰水經注疏證庶幾具臧臧之
才佐其口陳手畫懷少文之志亦適其卧遊靜觀顓顓學
子讀是書而適值案塗亦知有般若之眼焉 國初廣陽
劉獻廷嘗欲爲此而未聞傳書以今所作其旨趣異同不
可知也索居無徒一二良友道阻且長不獲相示姑錄而
藏之以俟好事者之求也道光元年秋序

劉文洪左傳疏考證序

義疏之學六朝尙矣百川並流盡以唐人正義爲壑谷迄
今惟皇氏一家傳自海島真贗莫辨其他則姓名僅見條

貫無存若二劉之于詩書左傳皇熊之于禮記所載較多
然揜其菁華訾其糟粕弃其弁髦淪于朽蠹豈不甚可惋
惜哉初唐之世碩儒凋盡詞藝盛行故瀛洲觴詠彌覺風
流容臺講論便成鄙倍孔冲遠等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
昏髦之年膺刪述之任觀其尙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
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義尤專護前非自阿私好
攻擊鄭服不遺餘力而杜氏之學顯然窮屈者不容置喙
于是崔靈恩衛冀隆劉光伯等讜言新義或不挂于齒頰
或顯肆其雌黃加之坐糜官稟愧少發明且吹毛求疵剗
肉爲創掇其所駁之短以誣彼短襲其所解之長以矜已

長篇幅之內割裂顛倒剽竊搏揜豈惟范氏襲華嶠之書
實同師古攘漢書之解至馬嘉運等所糾擿永徽中所增
損不過因疵謬難掩稍用文飾何能有加于貞觀何嘗有
諍于冲遠乃颯然居其名爲絕智之學以昧天下之目錮
學者之聰豈非儒林之恨事哉吾友劉子孟瞻慨然發憤
暇乃博究經史檢尋文句得其脉絡之隔闕枝葉之萃蕪
前後之不相稱新故之不能掩其聰明辨決若易牙之嘗
水庖丁之解牛夫乃投隙抵巇顯豁呈露未去葛龔之姓
名已詭法盛之撰述而沈之義略劉之述義隱然若古碑
之洗剔至冲遠等竄定之小智乾沒之鄙心其亦難逃于

燃犀之照也已余嘗泛濫于宋人之學見陳祥道鄭樵之

徒其攻擊鄭

孔本皆鄭孔之所駁

其引伸已義卽亦鄭孔之定論哆

然笑之此其圖回鈔略之技卽效法唐人常恨天壤間實
事求是之學少橫竊大名之人多劉子年壯學富于實事
求是之志甚博且勤觀此所著所謂象之一牙鳳之一毛
足知其非凡品他日必能發揮先儒之蘊啟牖後生之智
余又樂俟其成書也道光四年九月序

太平周恭節公文集序

代太守郭公

前明太常寺少卿周恭節公奏疏及詩文雜著都二十七
卷始刻于隆慶末再修于 本朝乾隆初越八十餘年其

裔孫某某請序于余忝守是邦激揚忠義崇樹正學爲士民勸固其職也况剖赤心以事君振木鐸以詔世粲然日星之麗于天浩然江河之流于地炳于史窔播于尸祝如恭節公者乎公太平縣人壯年聞道于鄒東廓先生得陽明正傳及成進士由司理擢諫垣甫一年以撼權奸受杖錮詔獄者五年公旣得罪國事日蹙姦回益熾終世宗之世幾瀕于亡而公憂國之心仰屋竊歎噤不敢一吐氣及穆宗錄用纍臣擢躋卿貳一鳴輒斥終于無所施及再以奉常召公亦垂垂老且病以死此有志之士所爲歎歎奈何也使世宗早用公言邊防何至盡壞朝政何至盡亂何

至任庸懦如王忬丁汝夔何至縱奸惡若仇鸞嚴嵩而楊
沈諸公亦可免于歐刀之戮嗚呼地下蟻蝨臣不能折檻
引裾挽回天聽至萬死一生命懸湯火卒于國事罔濟使
人主負惡名而人臣得直聲公之心滋戚矣竊觀明史中
葉主德益昏臣節彌光其犯雷霆觸刀鋸瀕死而不悔者
磊落相繼自武宗時劉瑾箠辱臣僚如奴隸直氣宜少沮
矣卒之上災變諫南巡死于言者不可枚舉以世宗之暴
大禮之議李福達之獄削籍拜杖朝班幾空然人臣之心
有死無二與其容嘿而愧于初心不如抒忱而冀其一悟
此公與馮楊十數公後先相望之志也若漢賈山之至言

唐文皇之納諫所以勸凡庸人耳雷霆刀鋸何足嚇守道之君子千載而下人主思所以誘直言者宜如彼而豪傑之士其自待者宜何如哉或謂古來節烈之士有恃血氣之勇一時震耀得大名者易以道義涵養始終一節者難是固然然前哲已往又不可輕爲訾議也人能以其血氣之勇犯大難發大姦如朱雲柳伋孰非義憤所激可以血氣少之乎若恭節公之踐履遍讀其文章由一言累數千百言皆純粹篤實有體有用宜乎矢忠丹陛順命罔圖讀易思深鳴弦意解希風于聖賢者如此余旣抒公蘊結之志以示其晁初并詔夫邦之士子使知真儒之效非藥綿

之徒所能僞也

· 惠氏左傳補註後序

左傳補注十卷吳徵士惠棟所撰也欽韓旣得而觀之遂書其後曰道有汙隆則禮爲之變夫子作春秋使紀事不失其實以補禮之窮維世之具如是而已左氏作傳畧舉凡例而詳于言禮至于升降揖讓尊俎籩豆之間曰是儀也非禮配已若左氏者其深知文武周公致太平之道矣例不可以概論禮則是非兩端萬變不窮後之學者舍禮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爲刑書以書法爲司空城旦之科紛紜轆轤踴步荆棘大率尾牽皮傳以自完其例而聖人

經世之法爲其汨沒自俗學衡流委巷之間回邪之見向
壁虛造依草附木其害甚于莊周墨翟之獨鳴其弔詭也
加何休之徒攘袂決眚益張條例膠詐誦臆如酷吏之羅
織使觀者瞶眩頓愍而不逞益引于鬼叢虺埵而不得隙
照毒焰披猖與漢終始諸儒之通古學功于廓清摧陷勤
矣然訾俗學之例而復創其例是以新莽之六筭易鞅斯
之牛毛均諸駁亂而未爲混一也杜氏創短喪之說于晉
帝故其集解始終傳會而左氏與禮經相輔日月昭昭爲
其掩蝕此又經術之蠹也崔靈恩衛冀隆之難劉光伯之
規作義疏者雖置三尺喙何能爲之解特憾攻者猶未中

其心腹之疾爾考隋唐經籍志爲左氏學無慮數十家今皆不可見啖趙鑿空言春秋至宋儒並竊公羊之故智以哆口高論無足道已顧氏作補正膚淺不逮所望惠氏爲此書自云承家學已四世吳中治經者未有過於惠氏也其書宜可觀而惠氏篤信穀梁穀梁固稍謮公羊然繒子遇防衛輒距父類者數十條正是始師互相窺伺通演其說而免郊之牛乃衣以玄纁吾不知其何禮也惠氏信之過矣又沾沾于聲音文字間弋獲公羊持兩岐之見不足爲專門之學故其補拾不過旁采服劉未能自立長義以盡挾杜預之謬然其讀書之法諸子百家皆可爲經傳佐

證訓故爾雅有高誘楊倞之風學者抱空文而心源若胥并觀于此則知所以救貧之方矣

寧國縣志物產風俗序

貧富之道非有與之使豐有靳之使嗇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情者汙萊勤者壤沃較其功效則相什伯寧國處萬山之中非舟車之衝百物所產不假外邦沆泉懸瀑汰壅流惡醜爲陂塘以時蓄洩滋液滲漉足于三農墾土疏苗畝致一鍾其穀則秔稌稌麥戎苽小荅植稗種秣穉生再熟占城紅蓮未秋先嘗東吳香穠垂穗酣霜麻葛棉藍農功之佐紡輦績筐足禦寒暑其蔬則薑芋蕓蒜連畦接畛

淹藏淪食豐衍殷賑菰芥莧韭蒿苳菠稜蘆菹菌蠹昆崙
彭亨夏畦冬蒨風篴露蒸菌蕨被隰瓜瓠懸衡烟苗雨甲
不可殫名仰哺八口俯治一塋爲圃之利也茶薺滿山雨
前社後一槍半旗浮馨吐秀鴉山之產四方輻奏木則楠
柏杉檀梓槐梧桐楸綫榆莢烏號雞棲大中榔材小掄梁
楣柏子榨油松明筑煤菹擷椿腦紙剝楮皮雜植馭蔓薪
蒸繁多竹則箨簌簌篴管緣水帶岡修碧團欒細中簫管大
宜檳椽苞筍粲玉冬胎春菽貓頭雞脰燕來櫻然甘鮮饗
餉鹽漬日乾果實則牛奶鴨腳含桃石榴侯栗與棗苞苴
行郵藥物之佳者茯苓數斤首烏盈尺黃精白朮二冬九

實不脛而走桐雷所悉若其林棲水宿穴居寓屬羌無異
於鄰封故不煩乎臚述若夫家人生殖戶畜雞豚村釀麥
酒穀譜麥有黏者名糯麥可釀酒堰擲魚鼈園埒果蓏編竹爲杷燒橙作
標刺漆以髹飾坯土爲瓶缶惟鹽鐵仰于境外他則宮中
所固有歲時伏臘嫁娶死喪足以會鄉黨戚友矣然其俗
黠窳富者高偃息貧者恥傭力江北之毗寄廬而開墾鄰
縣之人列肆而貨殖山久墾則沙石隨而縶粳肆久列則
衣食由其廢積故遇暴雨則疆礫磬确枯枿黃沙良田悉
墊作治之功倍償其驗貧者不治則厚穡爲不毛膏腴爲
疆槩率計畝減一斗千頃之田穀少萬石杭湖諸縣口分

不足又負販以輸粟所以食日少而生日蹙日用不給賒
貸于肆校計常贏輒羨其二過時不償復權子母稍割其
田百畝之產可蠶食于十年所以恒產日減而輟鋤常懸
加以性情慙怵誅于閭訟尺土之界寧破家而賂所繇一
材之植寧操械而傷羣從又或聚曹出玖六博五白指田
園爲孤注竊簪珥而一擲父母僵仆而不顧妻孥牽曳以
估直此尤人之無良科罪宜殛丈夫如此婦人效尤廢其
蠶織里巷嬉遊鄰家戲葉房祀觀優擁爐跼坐衣履不修
至于嫁女傾奩娶婦索聘所較鎚錘每多喧競乃有親喪
祖奠招集賓朋漿酒藿肉絲竹嘲轟雜劇打頓笑口滿堂

貧鄰僇子趣取醉飽倘節以禮覲然謏笑必求吉壤棺腐
不塋埋之捐之企將企相鄧賢是師口銜牒狀此皆凋敝
之原也誠能驅棚戶課水利招遊惰爲客佃積倉廩以備
凶歲男耕女織愚勤于力士勤于肆商貿其著工効其藝
野則淑之于雅汰則限之于禮傳曰民勞則思佚則淫沃
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苟反其俗而納諸軌吾見彬
彬文物尤勝于都會之地也

香涇遺詩後序

予友黃君樹穀沒于京邸遺文褫缺聲華消歇八年其婦
弟陳韞岩門人朱子含稍稍掇拾及百餘首以示余得刪

伏厯複篇可雒誦釐爲二卷爲刊校流布爰時故友之全集不可見而大畧亦班班不齊矣君童幼以令惠聞十餘歲補校官弟子出語驚老學士其曾大父蕉亭翁隱居行義日與諸佚老遊鬱然負文武器三世不顯而萃于君君之材美具于天見聞紹其家豈惟昌其詩而鏗鏘幽渺已焉乎抑將昌其志與氣用大顯于世也然卒不能博一第以客死身後之計僅僅托之詩篇不幸而菁華散落所遺又止乎此嗚呼重可哀也已君少壯落筆纏纏亦不甚愛惜自遊嶺南歸緒一冊屬王惕甫博士決擇又俾余反覆檢點意若甚愛重者豈非年已衰暮自念其精力所在亦

以爲足迹之厯止于斯也將葺石鼓齋居而老焉聊以區區附于藝文何圖以貧故卒卒不寧挾此而自南徂北并其橐寶喪之也今得陳朱二人之蒐羅庶稍慰于既往乎余不材抱病踰伏間巷遂定遺文每獲一篇如拾亡珠如面故友引觴自屬輒流連詠歎以寄其思冀故友壺堙無聊之概少伸于地下也因復敘于後諗覽者勿易視焉

黃墟感舊集序

吾友陽湖陸祁生承彝訓最令德學成于家信孚于友自州里懿親同門翕然投分迄交遊滿海內無不誦其才愛其人臬今四十年行義文章隱然爲祭酒終不得簪筆持

衡發抒其蘊晚乃循常調訓道合州家貧百指仰給于鶴
案又病且老閉門埽軌迴思疇昔綺麗飛騰之迹高陽狂
生南隣愛酒之人偶大半爲異物厪有存者亦皆中年頽
放鑒薄宦清苦無肯過訪雖如

欽韓

者同志同官所距裁

十餘舍欲樽酒枰肉從容一口之雅不可得此其情在少
壯者固有所不堪况老而不遇重以貧且病如吾祁生乎
由是一託意于詩以寫其感槩無慚之惜偶放杜少陵存
沒口號爲五十六章題曰黃壚感舊集示余余旣亮君之
情艷君之文而歛然自省則尤有慨也君承故閥處都會
擣師友之益結賢豪之交烹瓠弦詩溫然尔雅或選勝徵

觴平章風月其錄事明府投籌舞燾雖不盡如嵇阮亦能
命辭顧曲洽比盡歡當時雖知其樂而習爲固然至寂寂
寒廳聚散存亡之故宛宛難忘遂不禁黯然而中斐然有
文此猶有可言者若僕少而寒苦無交遊之素無酒醴之
歡偶然期集嘈噴鵝鴨市井僮履握齟冠衿降心爾汝稍
涉書語艷然掉磬抵案擲標不惜敗面二十餘年居鄉之
况大抵如是思此惡客不啻鬼趣其堪形于筆墨也耶前
無此樂則後亦無此恨已矣人生一刹那過眼空花善惡
何有聊因篇什以識吾歎倘埒詩以行旣足令人濯然悲
又將啞然笑也

董太翁七十壽序

誕日稱慶古人質略所未有也其於春秋佳日子姓奉几杖操醬齊舉觴上壽以抒天倫之忱盡潔白之養者古與今豈有間哉唐宋以來天子始制誕節而士大夫亦以生辰召客執政大臣則人主宣賜禮幣加侈張焉若夫緣情以傳禮殆非可以自爲要人子事親之誼所至爾自爲之則劬勞之天有不逮焉唐太宗所以悲也爲子者爲之致吾情以傳于禮則周公幽雅之義也道光壬午九月年丈董个亭先生七十撰日介壽於是長君由詞館轉御史著風采于朝次君以名孝廉侍養于家二君承先生之教

率憂宅安富文學厲廉隅鬱鬱于文自毫末而至合抱惟
先生勉行而順導之故其父子昆弟孝慈友恭如響之應
聲無不同而各致其性亦微有不同者長君之心或以去
膝下宦京師望望焉不得定省爲苦叔子之心或以困于
公車潛家巷弗克以祿事親爲疚而先生之意伯也叔也
茲固養其志者兩盡也偕處則移孝作忠之道不白所以
教子者謂何雖無離憂志不樂也偕出則佚老遂閒孰有
以承顏色而視作息者菽水之歡自若也然則出者蘄乎
罄夙夜之共矢匪躬之節遂先生未竟之志而廣令聞於
無窮一觴遙祝孝在是矣處者益修之于家不患無位而

患乎未能自信韋帶侍老孝亦在是矣益知父子昆弟之間渠有不同而果無不同者中和之氣產祥降嘏殆未有艾也昔人謂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此衆所共知未足爲先生道豈不以胎之于冥冥券之于章章適至此而止矣若先生純白之行開濟之材蓋名卿大夫所難惜乎不展其用以老也往者江西謝編修已敘其大略矣他日更詳諸家傳以待卓行之編茲第言子道之極致抒兩君之歉然知先生備三壽而享至樂如是焉尔

注王荆公全集序

朱志王荆公文集一百卷嘉泰間參政李壁爲詩注單行

而全集迄今無注余得李注讀之亦云瞻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委概從闕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聞又時代不甚遠洵乎注書之難難于作是書而宋人之注韓昌黎集空踈臆測爲可笑也夫讀一代之文章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而俯仰揖讓于其間庶幾冥契作者之心況宋世自建隆至元豐典章職秩至煩也百家傳記至猥也淺陋之士雖日取志傳討索之猶不得其端倪而郢書燕說以此讀一代名公之集通乎未通誠不知其可也彼不學者于六經三史之傳注皆可盡廢竊先聖之緒言以高談性命剽史漢之形模以造作程課又何有于一家之集

哉空疎之極反而狂妄此必然之勢也余性頗愚讀書綦
實事求是既注昌黎集于唐之典故猶得考證尤患宋之
典制文物龐雜而難稽也于是取荆公詩文補李氏之闕
創爲文集注以志傳爲經諸家文集裨乘詩話爲緯貫串
同異評駁是非務取曉暢不避煩冗凡單詞隱義彼時習
以爲常而後人茫如者亦什得五六雖心力有不逮觀聞
猶未廣然大略可見且推此而汴京諸公之文盡可讀則
窮年累月之功庶乎不虛弃韓文公云爾雅注蟲魚定非
磊落人此蓋有激而云文公根抵六經于名物訓詁無不
通拾其緒餘楊倞猶得傳世何傷其磊落哉若余之愚不

能發策決科以求祿利又不能浮浪江湖投刺游談以博
衣食杜門食貧藟苴自給役心于文史間聊以遣窮愁比
諸獨弦哀歌稍有益于人爾既卒業同郡黃主事丕烈借
書爲多惜乎倉卒就常選來窮山接鄙生回憶鄴侯插架
邀若霄漢也

三國志補註序

昔郝伯常憾陳壽之統魏閏蜀也更作續漢書以蜀上繼
洛陽下開典午爲得其正以愚考之壽承晉武詔作此書
晉受魏禪魏受漢禪壽爲晉史官安得黜魏而尊蜀哉其
後孫盛習鑿齒調停其說以昭烈上繼孝獻而滅蜀之後

爲開晉之初是非之公已見于晉人不待朱氏發其蘊伯
常之書似可不作惟是六十年中將相名臣智謀勇功之
人相望絡繹不惟啟王業圖伯功爲能也雖袁紹劉表敗
喪之徒其腹心帷幄之士武力爪牙之佐亦皆奇偉倜儻
可喜可愕使人低徊俯仰而歎惜不能已壽實非才不能
發微闡幽表彰懿烈俾英傑非常之材等于天采凡榮之
凋悴此志士所以增歎後人所以不能厭心也就其所敘
錄者亦復言不足志文不足言覽之闇然如朽腐之色誦
之嚙然如隱謎之語欲幾望沈范不可得况可陞乎遷固
之良才哉嘗取溫公通鑑觀之經溫公稍稍刪潤則義明

辭達較其元文相遠什伯乃歎人不可以無才而作史者尤不可以無文非其人則將相名臣智勇倜儻之人不啻汨沒于糞土中耳裴松之爲注也意在補其褻脫斷爛士之沈落光耀飲恨終身如沮授田豐等得與郭嘉荀攸輩吐氣爭衡不以成敗譏彈無發秦無人之嘆矣其語言去漢尙近迄今彌遠當時習爲固然而今不可曉者甚夥郡縣鎮戍之名僅見于一時名物訓詁之類理絕于旁通此松之所闕而不容不補者也竊謂唐宋人無不通究三史義足相資故假彼證此無容註解自經義取士史漢皆束而不觀窮鄉曲校何知陳壽則安可絕智自私不爲之疏

通發明乎于是爲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藏諸篋衍以備
遺忘若夫博識通人固無取乎此爾嗟夫郝伯常之使于
宋庶幾有王猛正朔之義焉天不佑宋生此巨姦上熒惑
其孱主下挑禍于強鄰俾抱孤忠明智之士曾不得一申
其喙抑閼幽囚羈迹江介者十六年迨天怒人怨厚毒自
斃而投鞭斷流之勢不可復挽卒至輿櫬銜壁士民肝腦
塗地豈非禍人爲禍事者使之哉伯常當悲憤無聊之時
作此書延漢一綫之統豈無意于趙氏一綫之祀嗚呼可
哀也夫

畫中九友記

太倉吳駿公作畫中九友歌以擬杜子美飲中八仙之九人者能事所極物色裁鑒翦儻風流與子美所舉八人後先悉相稱自有斯篇而九人之楮墨不以窮達易觀不以顯晦殊品二百年來各立而不可增損詩人之藻飾藝事綦重也如此雖然圖繪傳色之工果足以獨絕一世而精耀天壤乎其遞更猶草木之華而甲也詞句賦物之善果足以宗師翰林人人弦誦鼓舞乎其間有空窾之颺而賡也而又足以增益人乎然則九人之畫吳之詩蘄今人之重而信之有必於不可必也蓋亦恃其有以自立存爾予嘗論楊文驄者發迹錄錄廖瑩中之流耳及其備兵開府

不走不降毅然以封疆名義自任落落顯于數公尺木騰
翥翥然下瞰其儕偶矣推此而八人益其矚然者可知也
益知駿公之歌詠短長相劇不沾沾于一藝彌重其詩之
中正也有由又知駿公之知交工乎此者殆不僅是今欲
羅是九人而緹繹之則有難有易若張若程子固未之見
猶之杜氏之述八人後人雅知重之縑素杯勺間俱以爲
口實而崔宗之焦遂者行事寥落不甚著也幸此之九人
時代未遠有力而好者猶能充其數焉里中周氏子家故
殷賑不鮮衣怒馬而遊心于文藝琴書修整卷舒雲煙以
爲眼食以當卧游于古人之興趣若或懸解尤羨駿公之

羅而列之歷數年之久始具如九人者晤對于峭蒨青葱間尙憾其卷軸非廣也蓋好之專而遇之難如此謂不可無記因顏其室曰九友書駿公之詩于右

乙亥石樓遊記

光福鎮陂湖二十餘里障面皆山山民縛芭種果芳鮮澹一郡而梅林爲盛初春作花自鄧尉山至菖蒲潭遠近疎密孕穠糝彌望不絕而石樓爲投最其地離城郭遠遊騎篋輿率至所稱香雪海者而止故石樓不甚著乙亥仲春造徐氏澣溪草堂池上許君視蔭以俟偕過別業稚梅數株揚菁眠煙七鎖九華寶妝乍開正遨頭時也次日許

君導遊神叢菴廬無不涉涉必幽雅稍飲齋食無不頓頓
必時行止疾徐發蹤搜討清景莫遁矣方春暄桃杏新雉
有破萼者翌日風峭然行半置則攢枝布附瓏玲瓏璨無
一瓣墮地初過穠芳襲人衣袂薰染久亦漸忘仰窺晴昊
回顧林暉玉煖粉鮮資清欲冶登茶山少憩有閣面湖中
六小峯明李流芳所謂踞梅花之上矣過西磧斗折翹髻
栗級百許至石樓舊有七十二峯閣閣已毀世猶以石樓
目按地志則彈山也瀕湖焚輪裂衣隱石分坐俯瞰碌碌
高浪崩剝石皴拒嚙嗟嗟有聲企擁峯巒蒼翠全涌須眉
清冷斜出邨舍高下負日十許里梅花夾之若積雪在地

裁分迹徑白雲橫岡風獵而駭久之聲聞要眇物色瀕洞
春光泚融陽舒若動欣然命酌窵樽而罷遊山兩日留飲
又五日夜中步虎山橋聞鶻聲嘔啞詰以夜未盡乎日月
落矣朧朧者曙色也蓋許徐皆喜予觴政平筆舌健飲酒
數日不啻三四斛云經典稱梅味食肴之將乃不得與茗
華蓂楚比其華色越使一枝僅見劉向書巨其荒寒野逸
焉歌頌所不道乎魏晉以下則大著吳中佳勝又博其甲
殆數百年今之二千石墨綬局趣簿領無復開園設廚膳
事而長鬚豪估伯儼亡訾省怵與窳兼長者結軼其落落
也若夫欸寂寞能模擬圖象文字堪爲吳中故事益非鄉

正行官胸臆所有則舍吾儕其奚賴焉

竺林菴碑記

木瀆鎮三面環湖湖之山名者數十而東西兩洞庭居民繁富木瀆爲市易都會由是鎮稱殷賑長街三里又西九里爲胥口出太湖要路也市之中有斜橋一水西北注曰香谿過靈巖山麓又三十里注太湖向南曰南街復一水東南流三十餘里亦出太湖自南而東隸吳縣者鄉聚百數並投最于木瀆街南有亭略倣古亭落之義僧廬其旁夏施涼飲冬具薑湯因曰茶亭而僧屋曰竺林庵歲久亭宇傾圯土木像亦剝壞稍北有太平庵主僧紹隆嘗主堯

峯法席衣鉢不墜精進自將積思締構以所得檀嚙貯贏
餘二十餘年復募衆力嘉慶二十一年始起亭及佛殿開
侯神殿山門十數楹加恢廣焉其房廊庖漏未畢工而示
寂以不竟善果爲憾屬其嗣孫真乾請碑于余余雖欲辭
之而逝者不可作也念梁唐文字染翰僧碑衷然充斥大
抵剽竊梵夾鋪陳排比塵穢紙墨如李邕之徒率利其潤
筆耳不則裴休之佞佛也余考漢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郵
皆有茆舍芻秣以息行李本周官廬宿之法王霸雖雜政
教未亡豈獨逆旅之幸歟自吏道廢而唐宋惠民之事施
藥施茶或以命僧此則近代之所便而縣官困於文簿曰

不暇給織悉小惠耆老富民力行之可也余惟菴因亭而立略具一方地利形便庶異乎浮辭塞責焉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紹隆之節衣嗇食而爲之者亦可書也

吳氏先世遺事圖記

吳荀鶴率兩弟朔祖祠旣畢思厥初艱難懼日悠悠弛于康樂也則乞同縣許徐二君圖其故事始君之大父騰霄以逃責入楚挈其長子偕行衣襤褸跼蹐裁勝一驢水濱木杪父子牽挽重繭行歌忘勞至上饒崇山塞空天若倚杵雨盛水漲危梁繚趙枝撐窳窳崩流霆轟湍石噴薄驢驚掉不前子掖翁翁劍子跬步蹉跌骨糜深淵哀歎酸嘶與

水樂相應猿啼雁唳不足喻行旅之艱辛也異日長廣此
橋殆不忘矣翁旣遊其配殷氏撫二稚子紡績自給猶篝
燈課書計歲薦魚脯鯢穀無輟當清明上冢則拔小釵鬻
蔬果白雲滿山深林多風攜二子往奠焉莊容哀思見者
歎其法凡圖二幅幅所記如此長子名溥以儒起學者號
爲西津先生著述滿家余嘗序其氏族譜荀鶴之伯考也
次君培習計然三致千金鄉里稱爲長者君之考也最幼
者殤余謂古者圖象之作所以契賢行垂法戒也有國者
圖豳風之詩則王業劭矣有家者陳烈士之容則好修著
矣吳君藉豐豫于後追屯困于先以省厥功則詩書之澤

孝弟力田之教其未有艾乎許徐二君畫理足以發其事
百年一昔丹青而金石之余不文聊疏其旁若夫祖德家
風斐然有作以光私乘是在賢子孫

馬氏祠堂記

古者官師以上寢門外皆有廟自房祀日繁驚顛蹶于非
其鬼祖禍几筵返無所託歲時奠薦暫設于下室其處旣
溱神人道雜吾知孝者之勿思而享者之弗顧也兩漢于
故二千石令長處士之有師法者子孫舊吏卽其墳起祠
堂止馨潔其所思而先世伏臘猶倫于家人唐祠部之令
五品已上祠三廟然非將相大臣爲天子所眷倚重自陳

請亦不之立于是自太廟外捨官私所禱塞莫得擅廟之名有力之家恥其不備或于墓或擇便地倣爲祠堂廟之替而爲祠堂也亦時勢使然也吾從舅雲峰馬公殷賑而施予壽考而聰明親屬鄉黨推爲長者旣表其藏支度祭埽刻族譜規塋制與兩兄同兆歲之甲戌公年七十子孫傳韞奉觴造然曰自七世祖以下祠宇未立春秋之享子姓不贊族屬不合食吾餘年不藏茲事則營魂覲于厥祖于是二子純久純益怵惕恐後考地于吳縣西郭之橫塘鎮甫基鑿而公歿粵二年祠成堂房墉序饗饔盥洗之所一如制又爲其世父之邁某氏建坊于左別室以處霜嫗

之無歸者割田以待孤獨之不贍者皆公之志也其祀以墓之在吳者爲祖問世而下同族各以昭穆祔無間親疏類宗子之收族焉二子能紹公之事稱情而合禮公于是乎有後而滋大抑有念乎少牢特牲之祭曲禮具存家範書儀落然相望于唐宋誠參古今之宜革委巷之陋而致匪懈之虔于以詩嗇黍而膺嘏福也不尤禱歟公之事行進士王君兆辰誌其墓其封殖祖塋故給諫馮公培爲之記肆弗具具作祠之始末馮公壻于馬氏而欽韓乃自出也傷外家之零替欣鉅下之顯名此祠之成死者有主生者有歸誠舅氏蘋蘩之盛事亦吾母霜露之餘思也麗牲

之碑敢以不文辭

西磧桃花記

西崦放舟太湖出銅坑汎橋五里而近湖濱西南衆山睥
睨其傑然與湖連狝廻互者曰西磧山山之支斗插湖中
望若蟹齧曰斗柄觜湖中謂渡爲觜又南循隄行石如削
鐵有大鉞扶胥植者有牛馬角午偃者或抵水中如鼃劇
捍篙足跡蒙潤行劣不容顛石皴中瑩甘泉泓然勢同貳
師佩刀之刺曰夾石泉上積堂皇果園蔚然鹿裘鵲冠之
夫必有長往之跡焉下多芟苦草芳馨酷烈楚思滿目旁
蘆扣舷因風蕩漾財十里許峭蒨青葱中林暉浦靚雲緋

烟翠悉桃花李居其一嬾嬾粧粧或掩或晶酖顏頰玉共
笑穠春于是霽宇橫黛日光漏紗水波微起影浴組練汲
泉炊玉浮香吸綠極望蒸霞簪巒藻涯與大口相接則又
緩尋桂筍輕狎鳬鷺窮其林源逮潭西而止廻艫轉颺雲
日遲回春禽倦嘯舞蜨時來其始也山澹澹水溶溶舟森
森村寂寂一遇是境若錦纈之鋪芳苑蓮炬之照繡屏頑
石野花皆如細婢名倡承意恠而奉夫金屋人焉余與諸
君體中盎盎衣袂僊僊造化冲融胷次玲瓏而日清妍吐
屬芳鮮及天冶已遠歸艫彌棹風氣淒戾見草木僕遯若
陳梗內視蓬心昌丰乍忘舉止僊楚向之茶鐺酒杯皆爲

鈍置其移情食意也如是老子云萬物熙熙如春登臺春可樂矣况壙望之美攀以豔外之豔其能無概于中乎抑不知飽綏山而役瞿童者綦何如也同遊許處士命圖而記之

印心菴記

阿蘭若者離憤鬧斷攀援依淨住而求覺路頭陀行尙之海內之廣叢林道場厯厯可數若其依巖結阿爲招提精舍則貌閱所不甲圖經所不志靡有涯焉自天下而舉一省自一省而舉一郡一縣其大小疏密之數益可驗也比其衡宇宜乎入正定契真如自覺覺人案牘列而靡間也

夫以耳目所及則寥迴孤絕者又何以也彼之棲止如雀
之簇如獸之芄如凡夫之審初未嘗以此爲求道之地徵
心若野馬問法如瘧羊終日山林也無時暫釋于城市喧
雜也稍勝者則戀著閑曠對境生妄或常或斷自生自滅
不出六十二種邪見而已故能斷結使勤求道岸訖無一
人可數末法之弊甚矣哉久如得豁然開士于印心菴則
庶幾所謂饜禪悅報佛恩者豁然名悟開俗姓張吳縣木
瀆鎮人少孤露輟書爲賈以奉其母撫女兄弟旣長字人
宿心白法翻然逆流年三十五得度于荆溪顯親寺祥峯
和尚受具足于揚州高旻寺如鑑阿闍黎凡羯磨尊證皆

一時耆宿豁然以勇猛勝因建幢被鎧初修淨業繼參本
分砉然有得遂承記蒞坐華亭之千山暨主顯親法席同
學有媚者豁然默不與校打包去應嘉定張氏請住△菴
繙十二部經循妙用究了義得灌頂法門道俗四衆識與
不識翕然推爲出家之雄焉晚乃安瓶鉢於印心菴不畜
沙彌不聚資糧燒香掃地終日澹然以成就十行爲熟果
以饒益有情爲悲田有來質問者因機利誘證化對舉權
實互明誠今日之大導師矣慨然念釋種之陵夷身土之
荒穢不就普請速求無餘其意稍稍宜露竊以爲和合無
常圓明自足促一刹那而非短延無量劫而非長然鈍根

毛道執相非相于法身清淨生無所住何從親炙而嚮風
乎欽韓稍得煖法固願攀戀善知識亦將矜愍而默許者
也菴在支硎山麓之南創自雍正年修習之人無聞焉爾
鄔波索迦潘△△買是菴請豁然居之今三夏矣深恐豁
然之後莫有能繼者致刹竿之湮沒也因剏諸石俾有所
考

吾與菴鐘樓記

在昔卿大夫家之有鍾磬也非以爲飾也辨其等以備其
物備其物而致其禮身之度家之政一由於禮而其器爲
貴且重末世以禮爲患苦人若疲馬決銜頓轡去之惟恐

不速而冠昏享祭之禮盡亡禮亡器不可以枵然於堂階
于是樂懸并亡而釋氏者獨瞰先王制作之本原得其妙
用變其名號舉夫禮與器而奄有之信乎儒者之無人而
釋氏之支別未艾也何以明其然耶釋氏之教不怒而衆
自肅不煩而事自舉養尊處優而其旅莫之僭因材任能
而其職無不舉此非得禮之治辯孰能羣處不爭乎如是
而旦暮作息一聽於鍾鼓其器誠爲貴且重不推其本而
議其迹則僧伽三衣非冠裳也膜拜擎拳非揖讓也槌椎
梵唄非聲歌也儒者侈然言禮立于閭闔曾不足以解妻
妾之喧而惡乎訾其異爲江浙之間佛法淵藪名叢林數

十而杭州理安稱精嚴吾與庵者理安長老澄谷退歸之
所道俗向慕寂而猶音後人念實奉其教誠一如理安之
規獨闕朝暮之具力不及此于是善宿陸公具金募工鼓
排不三月鍾成權三十鈞而羸樓菴之東偏隙地以落之
則石公倡之衆力鳩之始于道光辛巳秋九月畢於壬午
春二月久而董博士國琛諗欽韓爲記竊念古者吏與民
視若一體隄防溝渠興作之事爲吏者歲滿課殿最而已
其久遠利害一受諸民然長民者德化未孚雖以是號於
民民聳然莫之應也彼佛以慈力和合衆心能使鼓舞歡
喜不厭乃僧家蒙庥享成非大宏其道不足以報佛恩而

堅衆志向也無其力而闕之此邦人之責僧無與焉有其
器而使之貴且重維僧之事邦人亦無與焉若其感應拯
拔之說僧當爲衆言某無庸爲僧言也八月壬寅朔記

徐節母寒燈課子圖記

節母之事在康熙末迄今百有餘年矣潛頰彌燭芳烈常
新其裔孫成奉其圖來請以文記之謹案節母十四而嫁
二十而寡其壽止於五十五三十餘年之中養夫之疾奉
舅姑暨祖姑與營其喪葬而嫁其遺女終爲二子娶婦著
代凡人世艱苦大事壯夫所不能勝者一貧嫠歐心蠅手
而畢之嗚呼其功至矣其勞倍矣生人之趣殆盡矣若寒

燈課子特揚推萬分之一爾奚足以盡節母哉嘗試思之夫則死矣舅姑則棄養矣家已罄而子猶幼當是時縣官無斗粟之間親故無指麻之饋雖饋義不受也節母之事更有大於課子者乎是子也成則夫若尊爲不死家與世爲不絕而平生荼苦匍匐之狀不至空委於溝壑此其心惶迫可憐呼天泣鬼者在乎一燈明滅黃口伊嚶征雁數聲飢腸淚落眼眵體冰霜明茅屋風撼土牆梁塵簌簌在此圖也覽之者猶悽然欲絕況其母子乎況其孫曾乎傳諸百世爲女宗之左圖可也爲武梁之遺像可也庸渠以其一節也少之乎徐氏世居光福節母外家李氏在迂溪

幼學堂文稿

卷六

俱爲望族蟬嫣不替內外子姓其必有興者乎成從余遊
甚嗜學而有文采節母之澤于是乎在

木瀆桂隱園記

木瀆自唐以來人物浩穰農賈湊集雖名曰鎮其實縣也
一水自太湖胥口分流東逕鎮二十里而入運河一水自
銅橋汎分流東出鎮之斜橋而會胥口之水夾兩水有橋
曰虹橋橋之南顏有園焉垣衣映水披榛得路入其門望
不數畝而間架踈密一一入畫有涼堂可以企脚北窓有
奧室可以圍爐聽雪有山閣掇烟雲于簾幕有水榭招風
月于坐卧老樹扶疎濃陰覆廬紅蓮菰蔞清襲衣裾豈非

仲長樂志之地興公遂初之干乎先是嘉定汪君公基是而卜築焉買石移花經營數年天殆嗇其褫而使不奠于居也歲星幾周雖池館稍侈而豫于嘉木蓋日長矣錢君公偕瞿司馬公過而樂之錢君喜蘭購蘭之品以十數將買園移蘭以娛老未遂而沒其長子炎亟成先志遂易其券乃揭榱楹之朽蠹與粉漆之剝落者隨其規繕完之畦菊數十百本與親串落之噫一園也汪君創之勤而錢君慕之切然皆斯須不少駐若李衛公趙韓王沈胥于功名富貴雖有名園大宅不能一日居也固宜若夫山人處士一意所至造物亦有所靳甚于聲名爵位者何耶逝者已

幼學堂文稿

卷六

矣終能成其雅素亦攸賴乎後嗣之賢歟鎮之上戶崇棟
宇者沈沈相望無足眺覽且見客則迎距獨錢子愷悌近
人芒鞋竹杖時得造請焉他日一觴一詠擅木瀆之勝惟
此爲宜固可記也

木瀆吳氏家祠記

古者宗子收族以其世世傳重歷代十百皆統于宗故親
親篤而人倫重也宗法廢則骨肉之恩薄服紀未終而漠
然若行路慶弔讌會之節反不如姻婭之密士君子盪然
傷之追惟收族合食之義立私祠或于舍旁或于隴側以
寓宗法而聚族人禮之合于人情者最其正乎吳氏本常

州士族明季有慕全者挈家隱太湖始籍於吳其曾孫起蛟遷木瀆鎮以耕讀訓其子長子溥補諸生文學冠于鄉里稱西津先生次子培號養怡廢著無息幣以裕其家性孝友奉母如孺子時事兄如嚴父率是道以睦嫻任恤於八行無缺晚歲謀剏宗祠未鳩工而歿以遺其子苟鶴苟鶴苦衣嗇食偕兩弟錡鈺卜地于西津橋之北前臨胥河右帶張水浜爲屋十數間自曾祖以上湖濱有祠奉祖考主居中楹伯考與考左右挾侍饌食之堂更衣之所廢饌之閣胥完而潔念宗支之無所統也命世父之孫公爲適嗣以掌祭慮魚菽之後有乏也偕兩弟割畝若干爲圭田

以供祀嘉慶廿二年告成鳩族以告奠速賓以考室于是厥祖壺湮之思與厥考流光之志雖歿而獲伸君子歎吳氏孝弟之風積累者已兩世矣荀鶴補諸生能讀世父書年四十餘病卒戒其子寓書于余以祠記爲託余憂讀書篤行之士不恒得惜荀鶴中道而夭孝弟神明之應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尤願後來者仰瞻棖桷俯視几筵知念家風而述祖德不貽神于怨恫尔